

翠袖乾坤

伍淑賢

美國人給我的印象是很勤力。曾有個美國老闆，我很怕他來香港，因為他最喜歡早上七點在酒店咖啡室開早餐會議。香港人普遍晚上七八點才下班，回家吃飯洗澡看看新聞，最快也得十一點才睡覺，要我們清早七點開會，真要命。老美卻不同，他們早上班也早下班，五點就收工，回家吃飯或去運動，晚上真有應酬的話，也是九點左右收兵，很少玩到忘形的，至少我接觸到的老美都是這樣。

老美

七年重返PMCO，當時大家都以為他是Grass的接班人，想不到二人卻因性格迥異和管理手法起衝突，不歡而散。據說Grass是主觀極強的人，聽不得異見；幾十年的佳績，加上創業家、經紀和賭徒性格，有極強自信，對員工非常情緒化，反而Ethan是個經濟學家，處事和投資都較講求方法和步驟。二人縫隙日深，終致離牌也可預料。再尋那篇文章，說PMCO員工大多早上四點半就到辦事處，遠早過開市時間，晚上五點多才離開，跟很多港人一樣直探十二個鐘。美國人的勤力，我覺得跟他們勤奮競爭和享受競爭有關，比如同一件事，老闆往往明刀明槍叫幾個人同時去做，看哪隊做得最好。香港人不會這樣的。我們給台面上只會叫一隊人去，如真放心不下，就會暗中派親信去監察，或從旁上去去制衡，絕少在檯面上製造內部競爭。美國企業常給人辦公室政治煩瑣害害的感覺，正是因為競爭明顯而白熱化；我們卻相反，表面平靜而暗流洶湧。至於孰優孰劣，真是「一言難盡」。

琴台聚

黃仲鳴

《明報》劉進圖遇襲，初傳命危，幸好轉危為安。這消息震撼全城，齊促緝兇。報人被刺，在香港報業史上，前有梁天偉之被斬手，鄭經翰身掛八刀，迄未破案。

香港兩報人之死

回溯一九三〇年代，有兩位報人以身殉難，死因仍是個謎，兇手仍是個謎。他倆是黎工飲和蘇守潔，分屬好友，同屬當年一份小報《探海燈》的勁筆。黎工飲的正職是《工商晚報》總編輯，同是《探海燈》的督印人。至於蘇守潔，筆名豹翁，文名比黎工飲更響，下筆可謂可剛；「柔」者能寫出《黃鶴樓感舊記》，「剛」者評粵港時局毫不留情；可能就「是這「剛」，害得他人間蒸發，不知如何失蹤，如何死去。

當時是陳濟棠做「南天王」的時代，省港人來往，兩地報紙互通，市面亦算繁榮。時人對海峽一類稿件極感興趣，《探海燈》以此為「職志」，揭發了不少時弊，銷數極佳，成為「小報之王」。但所謂「揭發」，其中自有不少捕風捉影之作，



一表斯文的黎工飲，下筆卻辛辣。作者提供圖片

海闊天空

蘇狄嘉

久別東京，春節遊日避年，以此地作結，短留兩個晚上，只為看看這個城市是否別來無恙。搭乘新幹線高速火車自京都直駛東京，還是第一次經驗，只需兩個半小時，比乘坐內陸航班，快得多。在東京兩天，沒有規劃行程，只想隨性的到處逛逛，看看有些新的建設。聽說吉祥寺是東京中產年輕一族新蒲點，年前造訪宮崎駿的三鷹之森吉卜力美術館時，曾匆匆路過，未及勾留，今次即興來個半日遊，兼逛逛賞櫻名所井之頭恩賜公園。

逃離大暴雪

在東京最後一天，碰上了四十五年來的大暴雪，日本氣象廳在一天下午已預告大雪來臨，東京市將會超過二十厘米的積雪，交通將陷入混亂，勸導市民減少外出。在酒店房間看着電視新聞，只覺全城嚴陣以待，雖然回國航班在傍晚，還是盡早往機場守候，確保能順利離開危牆之地。

言賈禍，應是事實。黎工飲死後，《探海燈》另一勁筆蘇守潔，不特不收起筆鋒，抨擊反局，局長為何舉，《探海燈》對此極為不滿，不時為文攻擊，並封其為「殺人王」。黎工飲為《探海燈》台柱，對粵港海峽不遺餘力。有說，粵當局託人幹旋，希望化敵為友，卻不為《探海燈》接納，大爆「秘聞」如故。黎工飲被殺前，在深水埗曾遭槍擊，幸槍支失靈，兇徒改以槍柄痛擊，黎工飲頭部受創，迫不及，兇徒逃去。自此後，黎工飲即購槍自衛，成為「陀槍老總」。

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六日下午一時，黎工飲編完《工商晚報》收工，當行至利源東街時，遭人從後開槍兩響，送院後不治。論者多指粵當局買兇暗殺，如李家園《香港報業雜談》、李家園引《探海燈》主編關楚樸之言說，兇徒本欲「教訓」黎工飲一頓，但見其「陀槍」，恐先機，遂先發制人，連開兩槍奪命。楊國雄《香港戰前報業》錄另一傳說，指是日人所為，因《工商晚報》反日言論至為激烈，遂施以暗殺，置總編黎工飲於死地。姑勿論黑手為誰，黎工飲以

春雪初照人

今年山東蒙陰縣的冬天，一冬無雪，一個漫長的季節就這樣過去了。就當我們面對霧霾，默默渴求雪花降臨的時候，另一個節氣已不期而至。這個節氣的名字叫「立春」。在我國，立春不僅是一個節氣，而且還是一個重要的節氣，它象徵着東風吹送，春天伊始。在它的身上，有着冬春兩季明顯的色彩轉折。從這一天開始，氣溫回升，陽氣漸暖，早上出門，你會感受到原本的那股寒氣，不知何時變得柔和起來，甚至在那一刻，你會捕捉到一絲春天的意味，一縷早春的信息。早春，是一個迷人的字眼，這個時節的天地萬物，看去是那麼安靜，安靜到不被人覺察。萬物的甦醒，或許就在這一時刻。每一種生命的變化，都像變魔術一般，在你不經意間萌發、嬗變，就如生命的涅槃。它們的變化之悄然，之神速，令你措手不及，目不暇接。就像我們行走在路上，看馬路兩邊整齊的行道樹，昨天還是視野裡的舊景，但，當你幾天之後再去觀察，這才發現一些莫名的驚喜。它們會在這乍暖還寒的天氣裡，突然就那麼柔潤起來，透出青綠英英的生命之氣。早春就是這樣，時而模糊，時而清晰，時而又隱入浩浩萬物的洪流裡去。如果沒有這場雪，或許一個無雪的春天就這麼開始了，開始得無動於衷，無精打采。無雪的冬天，縱然走進春天，也是沒有多少新意的，觸及不到人們心底裡的那份熱愛。誰能想到，立春的這天，北方普降大雪，頃刻，滿天滿地的雪花從空中急急墜落，為枯黃的大地增添了一抹亮麗的春意。這場春雪的好，有對春季莊稼的利益，中國人有句諺語說：「大雪兆豐年。」與其說是農諺，不如說是我國幾千年農耕勞作流傳下來的經驗累積。另一種意義的延伸，就是有益於城市裡的空氣與環境，空氣與環境，是人類生存的「重中之重」，這場恍若隔世的悠揚之雪，多少能夠扼制一下空氣污染的頑疾。我就在那幾天的網絡上，看到人們對這場大雪的讚美——「春雪」。春——雪，一個多麼純潔而又浪漫的詞彙。春雪的本身並沒有什麼特別，只因它們來的遲，早的充滿了人們的期待與渴望，它便成了2014年早春的一個有關春天的傳奇，引來人們無數的驚喜，著書擬詩，皆成妙文，用耳聞目見，褒獎這場雪的貢獻與榮譽。那天的春雪，景象是多麼壯觀啊，你是沒有來到北方，沒有來到我的家鄉，如果來，你也定會看到，紛紛揚揚的大雪，從晚上一直下到天，又從白天一直下到天。翌日的清晨，雪晴之後，無論是大街上還是小巷裡，到處都是歡騰的人群，打雪仗、堆雪人，把一個個雪人堆砌得惟妙惟肖，那個場面，不亞於一場雪的慶典，一場與雪有關的狂歡。立春的那天，雪好深。聽雪踏在腳下「咯吱咯吱」的聲音，竟也成了一種無與倫比的享受，就像聽一曲抒情的音樂交響。人行走在雪中，口中的白氣呵在冰冷的空氣裡，額前髮絲在斜風裡抖動，那情景，讓人無端產生一股豪邁。那天的雪，深沒腳踝，在我們北方的近幾年裡，是幾乎都見不到的。今冬無雪，無雪的氣候帶來的是病毒的肆虐。醫院的走廊裡，傳出陣天的咳嗽，同

為患者，我也打點滴、吃中藥，輪番治療半個月。正當無計可施之時，等來這場漫天飛舞的春雪，彷彿這雪，不是寒冷的預兆，而是春季裡的玉樹花開，會給我們帶來奇蹟，帶來希望！真的是玉樹花開呢！唐代詩人岑參不就寫有「忽如一夜春風來，千樹萬樹梨花开」嗎？雪中看山，一座座皚皚的白；看樹，一株株經了雪的包裹；看房屋，散射出一片片耀眼的銀輝，到處銀裝素裹。我真懷疑，那不是雪，而是覆蓋在大地上的一件銀彩玉披，是前來挑戰人間陰霾的潔白而美麗的使者。幾天之後，雪開始融化，許久沒有看到的冰掛，也在屋簷上一排排垂掛起來，像是為這場春雪製造出一個完滿的氣氛。這樣的景象，是多年前早就不見了的。這樣的冰掛，只能在許多年前的山村裡才能看到，在空氣清新的山裡，氣溫降低的時刻，雪以平壘填谷的姿勢，覆蓋山野、莊稼，那些冰掛也在農家的屋簷上，美如琉璃。立春大雪之後的某天，我去外地，車子駛過白雪覆蓋的山野和村子，打開車窗，一股清冽的山風撲面而來，鼓勵著我去深呼吸，肺葉一再愉快地擴張。在這裡，大雪過渡了一切，亦掩埋了一切，化腐朽為神奇。正因為這樣，身居城裡的人們就更加盼雪，盼望大雪把城市裡的污濁空氣同樣過渡，讓一切痼疾和着泥水永遠葬入地底，給城市來一次神聖的洗禮。然而它們，總是與城市無關，與城市裡的人群無關，與塵囂滿地的街道無關，更與眼下的霧霾無關。山野裡的雪，是最有層次的，它們圍着山坡層層而上，到達山頭之後，就逐漸看不見了，茫茫一片，看不見黑色的泥土。山頂之上，一色的白，極像一頂草帽浮動在野外，只是這頂草帽是不斷溶化的，當太陽的金光一旦出來，照射過後

的它們，就和山腳下的泥土一樣裸露出來，黑油油地敞開山巒的胸懷。雪則消融不見了。雪化成了水，水成了滋潤泥土、灌溉青苗的養分。倘若在這個時候走向田野，你能聞到泥土的芬芳，沿着春暖的地氣徐徐上升，繼而轉化成春天的熱量。俗話說，一方水土養一方人。聽老人們說，每個地方的地氣，都是不一樣的，不同的地氣，決定了不同的泥土的味道。我不知道，南方與北方的泥土之間的差別，然而我知道，北方的泥土，雖然不是那麼肥沃、富饒，但它的芳香裡，有莊稼的味道，有桃花春水的味道。是雪花滋養了它們。通過泥土上浪漫的雪光，通過融化着雪水的泥土的芬芳，空氣變得潔淨起來，土壤變得鬆軟起來，萬物開始萌生起來。不用時光的佐證，來不及聽誰的讚美，就在這漸暖的風裡，將養分注入枯焦的枝條，使它們逐漸柔軟起來，充盈起來，一顆顆芽胚鼓脹起來，那是春日將之怒放的花苞。除此之外，我們什麼時候還聞得到花與泥土的芳香呢？生活就是這樣，風調雨順，四季祥和，耕種相悅，一切才能如常，才是人間最為美好的風景。



春雪壓紅梅。網上圖片

生財有道

財派派糖縮水是意料中事。貧窮弱勢一羣是贏家，又是市民意料中事。猶記得小時聽人說，出生於富有人家者，一定要做做大阿哥，好的位於窮人家，切勿當大弟，事關窮人大大阿哥要當家，賺了錢還要供弟妹讀書。當小弟就是在窮家都是得到萬千寵愛在一身。說來數去，無論出生在哪個家庭，夾在中間的都無啥著數。長大了，當聽到社會上那些中產階級即是夾心層類叫苦，交稅為社會出力就有份，政府派糖給甚麼的，中產受惠的就少哩。今年又到財派公布財預算案，評價多指小恩小惠。面對目前環球經濟前景不明確之際，預計今年財政收入必少於去年，當家的財爺又怎會鬆手大開支呢？社會有共識就是「應使使」的理財理念。問題是，何謂應使使呢？現時，似乎有良心的香港人，都同意扶貧解困，向貧窮老弱的一群伸出同情之手。財爺警告財亦命運，要量入為出，不能大花筒。可是財爺開支的理財理念不是不對，惟最佳方法是當家的除開支外，更該懂得創造財富。即是要生財有道，是歷理財當家者對政府推動產業發展卻是故步自封，不敢大開支，令港人半喜半憂。當然，不同利益有不同訴求，對預算案有不同的反應是在所難免的。但是，立法會議員不能動輒「拉布」，而是要以大局為重，通過預算案，讓政府有序施政。兩會在京召開，不但是舉國上下焦點，也是環球投資者聚焦之點。中央對深化改革宗旨肯定不變，然而究竟如何落實，措施細節又如何，將影響市場走向亦波及全球。

哈爾濱人最能喝

馬年除夕，哈爾濱表弟全家和兩個朋友來港過年，我在灣仔權發酒家請吃年夜飯。酒家承諾啤酒隨便喝，結果六瓶啤酒十幾分鐘見底。向女經理討酒時，她說再喝「要收錢」了。表弟見狀已猜出八九分，笑着自嘲地說：「誰叫咱哈爾濱人這最能喝呢？」不錯，哈爾濱人「喝啤酒像灌酒」是出了名的。冰城人最鍾意的酒精飲料非啤酒莫屬，哈爾濱啤酒是中國最早的啤酒，哈爾濱市是世界人均啤酒銷量第一的城市，慕尼黑也要屈居第二。「哈啤」是中東鐵路帶入中國的。一八九六年，沙俄財政大臣維特和李鴻章簽訂《中俄密約》，決定修建中東鐵路。中東鐵路是指西伯利亞大鐵路在中國境內的部分，西伯利亞大鐵路從俄國斯托克（海參崴），長約萬公里。中東鐵路從俄國遠東的赤塔入滿洲里，經哈爾濱，向東經綏芬河抵終點海參崴。一百多年前，沙俄帝國強力推進拓殖亞洲，修建這條鐵路主要是軍事目的，為的是將軍隊和裝備快速從歐洲運送到亞洲，贏得與日本帝國爭奪滿洲（今東北）的主動權。客觀上，中東鐵路將俄國人、波蘭人、烏克蘭人、德國人、奧地利人等歐洲各國的工程師、商人、教師、軍人、音樂家等帶到

舌尖上的故事

那個，我們跑到我的地頭沙田，一嚐遠近馳名的「龍華燒乳鴿」，走訪了音樂填詞人，也是酒店的發言人章然，他分享了許多奇妙小故事——七十五年前，全因「小三事故」誕生了龍華酒店。話說當年鍾先生太太，結果現在外面金屋藏嬌，決意大手筆買地皮區內第一幢複式樓房，擁有八間客房的酒店。當年這兒不單是酒店更是片場，很多國粵語片都在此拍戲兼錄音，早拍晚拍極為方便，名噪一時。當年最著名的山水豆腐花和雞粥。至於燒乳鴿的走紅，甚至數十年前被《紐約時報》作專題報導，據章然描述那是被好人所害。原本老闆只在行養雞，沒想到竟有他德惠飼養白鴿出售，鴿子愈生愈多，也苦無出處，當年根本無人吃鴿子的，怎辦？廚師靈機一觸想出把鴿子油炸，再伴以珍肝蝦片，用刀叉進食，售價四元八角，當年普通月薪廿元，這昂貴價格就是要吸引開光顧。果然，凡要顯示自己豪得起，以及力追女朋友的男士都來了。這種鴿身較大大肉厚，四元八角，鴿使龍華酒店人財兩旺，試過一天賣出六千隻的驚人紀錄。伙記都忙於收拾的工作，再無暇打理酒店房務，一九八三年開始再沒收房客了。八、九小龍崗的客房收藏了不少懷舊物品，不知道可有當年李海泉、李麗麗父子遺留下來物件。據知兩父子都視這裡為食堂，Eric更喜歡大清早跑上天台去練功。「龍華」有極少見的園林景色，籠內三隻美麗的孔雀開中高歌，別有一番風味。餐廳中央，露地部分是當年的跳舞池，我想像樂蒂、陳厚、胡楓、林鳳，在這兒吃着蝦多士輕歌妙舞的場面，還有遠處的海浪聲，配上天上皎潔的明月，太動人。說着吃着，美味的燒乳鴿吃出了，將好人給自己的包袱，變成財富生機的味道。吃，實在太多背後的故事，所以章然透露有攝隊找他拍飲食節目，我第一反應是「去馬」！一定非常享受，不會後悔。